

悦读悦美 ·

洞庭波兮木叶下

柳隐溪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悦读悦美

洞庭波兮木叶下

柳隐溪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悦读悦美·洞庭波兮木叶下

作 者 柳隐溪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开 本 787mm×1095mm 16开 13印张 2插页

字 数 205千字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4-

定 价 元

■ 辞之魅 ■

飞龙横江的女子，湘夫人——《九歌·湘君》的女主角 …………… (3)

在这样一些标签掩盖之下的湘夫人，很少有人关注她的“驾飞龙兮北征”，“横大江兮扬灵”，关注她在愠怒之下“斲冰兮积雪”——这样一个率性而为的女子，飞龙横江的湘夫人，竟然会常常被后世的一些文人墨客，一厢情愿地把她描绘成一副行动“不胜娇羞”，动辄“羞涩掩面”的模样，好似一个足不出户、弱不禁风的小脚女人，是何其的荒谬，谬之千里其犹不止。

洞悉的悲剧：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九歌·湘夫人》 …… (14)

然则，潇湘的神灵湘君，这多情的男子，他纵然是将一颗精诚挚爱的心也一并变幻做了香花香草，再在他的梦幻居室添加上一百样一千样乃至一万样，也无法挽回悲剧的发生——不可避免地发生。九嶷山的众多神灵纷纷降临，如云蒸霞蔚一般前来相迎；当绚烂瑰丽的梦幻到了这最巅峰的时候，也就是被现实无情击碎的时刻。

妖孽似的尊贵天神，大司命——《九歌·大司命》的男主角…… (26)

大司命现身时的那份气势如虹，乘清气、驾玄云、御阴阳、令风雨，完全是一副君临天下的范儿；他回翔仙降、飞越空桑，说话时的那种洋洋自得，似乎是在问别人，却又好似在自问，全不将人纳入法眼的那份恣肆放纵；以及在神秘灵光的忽隐忽现中毕露无遗的那份肆无忌惮，无不鲜活灵动，令观者心中五味杂陈，难以释怀。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忽然想起了老 A 队长，那个被称为妖孽的男子。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少司命》…… (36)

少年祭司知道，先前令自己忧伤莫名的“悲莫悲兮生别离”的后面，如今，还应当加上“乐莫乐兮新相知”。他唯愿这笑靥永存，唯愿这慈爱永存，唯愿这圣洁永存，唯愿此情此境永存。大祭司欣慰地看着少年，他将迎接少司命的巫觋专有的祭祀佩剑交到那少年祭司的手中，然后转过身，悄然离去，他知道，少年已然了悟。

好一个纯良的“君思我兮不得闲”——《九歌·山鬼》…… (44)

山鬼终日与虎狼为伴，却快乐如春花烂漫；可是这一天，她却落魄至此。为什么生活在幽暗阴晦的深山老林之中，丛莽间那千般万般致命的艰难险阻于她，根本都不值一提？因为是人世的艰险，将她放逐到了彼处——在这远离人世的森林里面，哪怕熊罴出没，哪怕豺狼嚎嗥，哪怕毒蛇瘴气……于她，已是皆无可惧者，她在这险恶中浑然不觉，充分地享受着遁世的快乐。人世的艰险于她，才是最大的痛楚。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九歌·国殇》…… (54)

没有人告诉他：在这里，就在脚下这片樱花盛开的土地上，七十年前，有千千万万的同胞，当钢刀架到脖子上的时候，除了死，别无选择——连当汉奸的机会都没有。可怕的还不是面临生死选择。可怕的是根本没有选择。更可怕的是，当我们还并没有沦落到那种必须要面临艰难抉择的悲惨地步的时候，一个曾经血性决绝的民族，一个在生之时则“终刚

强兮不可凌”，身死之后亦“魂魄毅兮为鬼雄”的民族，会以奴颜婢膝为荣耀，会成天在屏幕上乐滋滋地自称“奴才”。

“火，是祝融的火呵；歌，是屈子的歌”——《九歌·东皇太一》

《九歌·礼魂》…………… (63)

当那满头的银发全都幻化作青丝，在明媚的春光下闪烁着熠熠风华的时候，那飘逸的身影，从祭坛上飞身跃起，衣袖带风，环佩陆离。那才是东皇太一，这祭祀大典隆重礼敬的东皇太一！让生命在风雨过后依然带着希望、辛勤劳作、满怀期盼、享受生活；让生命在风雨过后，依然抽丝，发芽，结子儿，开花；让心灵倾听那春天蓬勃的声音，让轻盈柔韧的青丝，替代惆怅满头的华发……

千古一叹：悲哉，秋之为气也！——《九辩》…………… (69)

他把这些虚空里游来荡去的话语，拿到眼前来细细地瞧：不敢犯颜直谏是么，待命君前的小臣是么，向群小屈膝妥协是么，侍弄风花雪月是么，只知呻吟叹息是么，只知忧伤遣怀是么？多愁、善感、幽怨、悲戚、脆弱……嗯，还有什么谴责之词？或许，还应该加上一个“百无一用”罢！一把揉碎了话语，止不住的泪眼婆娑。

千古奇书——《天问》…………… (86)

少年的楚国，在对大地和天空的狂热膜拜中茁壮成长，在上百的诸侯国的夹缝之间顽强成长。她借助华夏文明的种子和南方肥沃的红土地，辛勤耕耘，广种博收，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孕育了无数的瑰丽奇女子，诞生了无数的昂藏伟男子，他们意气风发挥斥方遒，掀起了无数的波澜壮阔，不由人不壮怀激烈。忽然有一天，有人敏锐地发现，楚国不对劲了。

别离的无奈，坚守的痛楚——《九章·橘颂》美丽的艰辛…………… (110)

是坚守，还是放弃，这是一个问题。先生说，他要留在中国，他必须留在中国。无论当时有多么黑暗，无论有多么令人愤怒的事情发生，这都是他的祖国，这都是他的家乡，是他无法做到置身事外的地方。生于斯，

长于斯，念念于斯。在这片土地上，“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这样一份情怀，已然深入骨髓、浸入血脉，代代相传，数千年，也不曾变更。

“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贾谊和他的《吊屈原赋》 … (119)

贾生的《吊屈原赋》，就没有扒开那美丽的云端，向下面的大地看上一看。

贾生凭吊屈原，却只吊到了诗人悲伤自己的眼泪，没有吊到诗人悲伤故土的心泪。他只强调了凤凰择明主而栖，振翅远昏君而去——“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他特别强调这个，是因为彼时他哀伤的心中，对于他的君主汉文帝，含了一丝的怨尤。

“大都诗人自倡，生民不耽”——《惜誓》与《卜居》 …………… (132)

大约诗人与生民之间的这道沟壑阻隔，正是那自古以来大批的“伟大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的原因所在罢。鲁迅先生的小说《药》里面，就有一位夏瑜，为着崇高的理想，不幸被捕就义，然而，他所尽心竭力要拯救的生民，却把他为革命而抛洒的鲜血拿来蘸馒头治病。这便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楚辞之中的高洁之士，以及其后具有强烈悲悯情怀的人们遭遇的“孤伟自死，社会依然”。这便是那一道沟壑的极端表现——已然深陷到成为染血的鸿沟。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 (145)

数千年来，在这样一条长长、长长的路上执著行进的，是心，是灵，是魂，是魄；一颗赤子之心，一抔莲蕊之灵，一缕系乡之魂，一身求索之魂。《离骚》两千余言，是一个印迹，是以心、以灵、以魂、以魄，在那漫漫长路之上艰难前行，披肝沥胆，上下求索，而拓就的深深印迹，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诗人在魂灵的深处，激烈挣扎、苦苦煎熬所留下的印迹，痛楚，而欣慰。《离骚》的境界，由此而广。

▼ 经典意象 ▼

【凤凰·鸾鸟·纯良】 (173)

凤凰至纯，“非梧桐不栖，非金玉不食，非醴泉不饮”——在宇宙洪荒天地万物间，凤凰不是至尊，而是至纯至美。“你们感受痛楚之刻，也正是凤凰经历痛楚之时；当凤凰涅槃，获得新生的时候，也就是这神州大地重获新生之际。”青鸾看着少年，微笑，“因为凤凰早已经，与你们血脉相连——凤凰，就是你们自己的映象。”

【逍遥·美政·痛楚】 (177)

只因为，楚人那份强烈的苏世独立的精神，早已深入了屈子的骨髓，与血脉并传。即便是受到再多的影响，他也还是楚人。一颗弥漫着逍遥情怀、浪漫主义的心灵，一个坚持美政主张的头脑，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前，终于演化为相互尖锐对立，深深地折磨它们的主人，使之不得不承担那无边的性灵惨痛——直痛到数千年之后，还有学子为之震撼，为之放声嚎啕。

跋 (184)

参考书目 (189)



前言：苏世独立，楚辞之魅

◎柳隐溪

秦国把楚国给灭了，《楚辞》把秦国给灭了。

当然，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可没有这么拽，这是鹿山易氏在《楚辞校补·序》里面说的，原话是：“嗟夫！灭楚者秦也，灭秦者《楚辞》也。”

这句话，说得有点儿悠悠然的霸道，是典型的羸弱书生施施然地顶了盔、贯了甲，勃发昂扬之气的文字，让对手有一种特别想狠命地痛揍之、却又揍不到的郁闷。

但其实，这文字背后的意味，毕竟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后面，接下来的那几句话，“故秦虽亡楚，楚辞以系民心，国虽亡而心不殄。”摆明了说的是滋生出楚辞的那片大地上的万千人民所看重、并且念念不忘的那种精神，那颗不殄之心。

只要这精神得存，就是留得青山在了。

那句书生气十足的话，它头上顶的盔、身上贯的甲，原是占据了华夏九州半壁江山的荆楚大地上，无数有名无名的人们悉心锻造出来的：

是楚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摧暴政于风雨飘摇之中锻造出来的；是八路军楚军奋勇作战推翻了秦王朝锻造出来的；是屈原采撷楚歌楚舞，熔铸精彩绝艳，终得以“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锻造出来的；是楚辞开启两汉文坛四百年汉赋之先河、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锻造出来的；也是先秦两汉诸多的辞赋大家以及后世诗人薪火传承——所共同锻造出来的。

所以，老先生才能够说出那句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非常书生意气的话来。

—

20世纪50年代，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曾经访华。在他即将回国的时候，毛泽东于会见中引用了屈原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的惜别之情，那便是《楚辞·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后来，当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彼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很意外地收到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赠送给他的一件特殊礼物——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古籍影印本，《楚辞集注》，题写书名的是著名的书法家沈尹默。

据说，这是毛泽东非常含蓄地利用向日本首相赠送《楚辞》这个机会，来解决一个著名的外交事件。

这个外交事件的背景是：田中角荣在发言中，为日本当年的侵略行为道歉的时候，使用了“迷惑”这个词，而被很多人认为用词不当，态度轻慢。田中角荣解释说，迷惑这个词虽然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但是日语里面的这个词在表达百感交集的道歉时，也可以

使用的。后来他告别的时候，毛泽东就将自己书房里的那套《楚辞集注》送给他了。

那么，用这套书“含蓄地解决外交事件”，却如何理解呢？

分析家们仔细研究之后认为，答案就在书里面：毛泽东是想告诉田中先生，几千年前的楚国诗人宋玉，在他写的楚辞《九辩》里面，正有“迷惑”一词的典型用法。

倘若主席真的是这个用意的话，那可真是过目不忘，而且思维敏捷之至，可谓天才中的天才了。不过，似乎日方迷迷瞪瞪疑惑不解地拿了书，到底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倒是田中角荣见这套书是从主席的书架上直接拿出来的，跑回去将书影印了，又把影印本送了一份过来。

无论毛泽东的用意是否真的在于向日方含蓄地指明汉语中“迷惑”这个词的用法，单就他在这些重要的外交场合，多次用到《楚辞》这个事实而言，已足以表明他对于楚辞的格外倾心了。

其实，他的这种格外倾心，有着非常深厚的背景。

生于楚地、长于楚地的毛泽东，不可避免地青少年时代开始，便受到荆楚湖湘文化的影响，正是这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的浸润熏陶，成就了他的诗人气质，激发了他为那如此多娇的江山“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

或许，再也没有哪个领导人像他这样痴迷楚辞的了——要知道，他可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背诵楚辞、抄录楚辞的。到了青年时代，他即主张对楚辞作出“新评价”，其后的中老年时期，直至暮年，对楚辞的兴趣都“仍未稍减”。

他让人收集了各种版本的《楚辞》及相关著述，据称多达五十余种。在外出的时候，他要随身带上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在阅读的时候，他还要用红蓝两色铅笔在书上作圈画。即使是在敌军炮火连天攻击甚猛的时候，他仍然挑灯夜读楚辞，甚至于在空军雷达部队发现敌机已经逼近、全城宵禁

实行灯火管制的时候，他还要命令李银桥为他点起蜡烛——照样看楚辞。

毛泽东对于楚辞的那份厚爱，已是显而易见了。

那么，他究竟是为什么如此喜欢楚辞的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有着独特底蕴的楚文化着眼，看出一些端倪。

无独有偶，两千多年前，九州大地上出了一位帝王，他对于“楚”的着迷程度，丝毫不亚于毛泽东对于楚辞的痴迷，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位帝王就是汉高祖刘邦。

出自江苏沛县的刘邦，喜爱穿楚服、喜欢唱楚歌、喜欢观楚舞。

当刘邦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并成功地平息了叛乱，回师路过故乡沛县之时，停留下来，并在沛官置办了丰盛的酒宴，以款待“故人父老子弟”。酒至酣处，刘邦击筑而歌，创作了那首著名的歌诗《大风歌》以抒怀。

这一首楚歌，顿时随着沛县一百多名英俊少年清朗的歌声，响彻了沛县的上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据史书记载，汉高祖这一次回到故乡沛县，唱着这首纵横捭阖的楚歌，提剑起舞，禁不住“慷慨伤怀”，以至于泣下数行。

对于楚人的服装“楚服”，刘邦可谓是情有独钟了，甚至于当别人求见他的时候，不穿楚服他还不高兴，等对方特意换了一身“楚服”再去求见，他才欣然应允见之。

至于楚舞，那位最得刘邦爱恋的戚夫人，就很擅长跳楚舞。当刘邦试图改立自己偏爱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的时候，遭到了朝中大臣的群起反对，无可奈何的刘邦，在这失望而又落寞之时，对刘如意的生母戚夫人说：“为我跳一曲楚舞吧，我为你唱楚歌。”（“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

这位大汉王朝的开国之君，无论是在他意气风发之时，还是失落伤怀之时，首先想到的，都是依傍在自己最钟爱的精神故乡——楚文化那美丽温暖的怀中，以寻求那份心灵深处的慰藉。

虽然刘邦的故乡江苏沛县，作为楚国辖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却一点儿也不影响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于楚国的那份深深的眷念之情，以及对于楚文化的那份归属之情——这深深的眷念之情、归属之情，在楚国破灭、社稷覆亡、楚王室宗祠不继已然那么漫长的岁月之后，在几经改朝换代之后，还能如此之深，如此之坚固，纵观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能够似这般令人缱绻难舍情深意长的，不多。

楚文化的底蕴和巨大魅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二

一提到楚文化，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浪漫主义诗人屈原。

其实，蕴积深厚的楚文化，远远不是一个屈原所能代表得了的；甚至于在楚文化的文学方面，也并不是一个屈原能够完全代表得了的。

千百年来，楚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影晌，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只是在无形之中“润物细无声”罢了——根本就用不着为了“独尊”这一家，而费神卖力地整出大大的动静去“罢黜百家”，因为她本来就是百花争妍的体系，她海纳百川的广博胸襟和兼收并蓄的宽容情怀，为有缘人所承袭，代代相传，早已经沁入了我们的骨髓，融入了我们的血脉。

在文学、艺术、哲学，乃至科技领域，楚文化的贡献都是独具特色的，她总是那样不拘一格，那样瑰丽跳脱，富于独立精神，富于创造的活力。在民风民俗方面，若要举出源自楚俗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而所有这些，都不一定非得和屈原扯上关系。

但是，毫无疑问，屈原是“楚辞”的最杰出代表人物。

虽然在战国后期以及两汉时期，都不乏优秀的楚辞作家和作品

出现，只是，无论是就文学艺术而言，还是就思想领域而言，他们基本上都没能够超越屈原。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品，尽情地展示了香花香草、鸾鸟凤凰、骏马麒麟、黄钟大吕、神灵巫覡、神女美人等等，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杂草恶蒿、燕雀乌鸦、弩马劣马、瓦釜陶缶……

这些经典的楚辞意象，从神话中纷纭而来，从荆山楚水中飘然而来，他们联袂起舞，她们翩翩飞翔，共同构成了一个扑朔迷离五彩缤纷的奇幻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诗人那瑰丽不羁的奇异想象、超逸绝尘的精神追求以及喷薄而出的激烈情感，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韵味独特的审美旨趣。

在这个基础之上，屈原倾尽心血、以其生命写就的无怨无悔地上下求索真理、执著追寻美政的主人翁形象，将其悲天悯人的难解情愫和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完美地融合成为一体。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其卓然而立的人格精神，为世人所敬重，千载而下，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都深深为之感佩。

一颗深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拥有浪漫不羁的心性，上下求索、绝不妥协的精神，以及上天入水、神游太虚、与鬼神共舞的胆魄，在严格强调礼教、强调纲常的中国，更显得弥足珍贵。

然而，楚辞中所体现出来的楚文化最可贵之处，却还不是这里。

楚文化的最可贵之处在于：苏世独立和自由飞翔。

唯其独立，方可苏世；唯其自由，才能飞翔。

由于中原民族的文化结构相对比较稳定，社会发展也趋向成熟，礼乐教化以及伦理道德规范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礼教制度。礼教，在其本质政治等级制度的外面，外挂了两个隐藏着冷酷残忍，但是看起来却又非常温馨漂亮的东西：伦理道德。

在封建礼教制度的帮助下，中原统治者成功地造就了大批“顺

民”，它是君主维护其统治的最高效的工具。可以说，任何行政和法律手段都没有它所起的作用大。有学者非常形象地比喻说，严格的礼教制度，使得中原人民变得像一个未老先衰的儿童，失去了应有的本真和趣味。

幸运的是，楚国处在中原诸侯和几乎不知礼教为何物的蛮夷民族的交汇处，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遗产，决定了楚人在主动继承学习中原先进文化的同时，顺便将中原礼教文化中那些压抑人性、束缚个性、压制鲜活创造力的枷锁“咣咣啵！”地砸掉，随手扔到了一边。

所以，先秦时期“文明有礼”的中原人，常常贬斥楚人为“蛮夷”，当他们自己需要称霸的时候，就扯了大旗，号召大家前去教训蛮夷，号称“尊王攘夷”。

眼见着动不动就有“八国联军”操起家伙，以这个所谓的名义跑来讨伐楚国，偏偏却又每每无功而返，楚人回头一琢磨，觉得这些号称“不蛮夷”的家伙们似乎也不怎么样，于是嘿嘿一乐，继续我行我素，继续“咣咣”地砸礼教枷锁。

当砸碎的枷锁再次引来中原人的白眼时，楚人就昂然冷笑道：“我，蛮夷也。”

封建礼教制度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在各个领域羁绊着人们的手脚，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圣人夫人们竭力地宣扬“克己复礼”，宣扬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是上天定下的秩序，必须按照既定的等级无条件地服从，丝毫也更改不得，如有违反，无论是什么原因，都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楚人却对这个看似温情脉脉的血盆大口不以为然，他们只用了一句话就把这些圣人圣语发还去原地了——道家拉起一个条幅，上书八个大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损是损了点，可是却也不无道理。

其实，讲忠义原本是好事儿啊，楚人也是要求讲忠义的，只是

他们对于忠义的标准与中原的不同、甚至有时候大相径庭罢了。

中原礼教的这个“忠”字，是和“孝”字绑在一起的——如果臣子胆敢对君主不忠的话，那就同时也是不孝了，所谓“事君不忠，非孝也。”

那么圣人对于“孝”字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孔老夫子说，所谓孝，就是“无违”啊！要做个忠孝之人，无论如何，都不要拂逆了上头的意愿！——鉴于青年一代普遍具有特殊叛逆时期的不争事实，以及君主们经常犯错误的事实，似这般唯唯诺诺恪守“无违”的“忠臣孝子”，当得可不容易呀，让人竖大拇指啊。

可是，楚人却反对说，尊敬归尊敬，但是怎么可以完全“无违”呢？！我们尊敬的楚王陛下做错了事，他的老师可是操起荆条就打他的喔！楚王陛下打了败仗，就连守城门的人都可以拒绝放他进城的喔……

楚学专家说，屈原对待君王，是“敬而不顺，忠而有违”，这个分析很是精辟。

支撑他做到这“敬而不顺，忠而有违”的，正是楚人在精神上的充分独立和自由。楚人隐逸成风，也正是来源于他们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追求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才能造就独树一帜的楚文化。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彼时中国的文学领域，恐怕再也没有任何一种文本，能够拥有比《楚辞》更多的独立之赞了。

三

楚辞，原本是活色生香的。

非常可惜的是，在“独尊儒术”之后，在铁杆儿的卫道士们大行其道的漫长岁月之中，就连《诗经》的首篇，明明白白歌颂爱

情、歌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关雎》，都能够被他们解读成“后妃之德”。

因此也就不必奇怪，为什么在一些鸿儒巨儒的眼里，楚辞中的惊彩绝艳、活色生香，要么被干巴巴地解读成什么之德，要么就被无情地划归为“褻慢淫荒”了——可怜楚辞，渐渐地变作了高级古董霉干菜。

所幸，大家都知道这个古董价值不菲，所以看在珍稀古董的分上，纷纷收藏霉干菜。光是收藏当然还是不够的，于是就下工夫考证霉干菜，譬如：这匹叶子原先是哪棵树上头的呀，那匹叶子原先是哪棵菜上头的呀，有一匹叶子有四种姿态呀，等等诸如此类。

然而，这只是夫子们的游戏，他们对于霉干菜的考证愈来愈多，而真正孕育了楚辞的民众，对于书本形式的《楚辞》，却是愈发的生疏了。

历史的烽烟，岁月的无奈，尘封了她的光华。

这“烽烟”也者，自然是包含了很多的因素，然而无论都有哪些因素，总之现状是：如今真正读楚辞的民众，不多了。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乃至历朝历代的散文作品，各色话本，哪一样都比楚辞拥有更多的目光，然而只要说起楚辞来，大家还是知道那个最基本的定位：非常好！至于究竟是“怎么个好法儿？不知道喔……”

朋友中，即使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硕士，在聊到著名的楚辞具体篇章时，竟也说不出什么来，而只有一个非常笼统的印象，说是缥缈啊、古风啊什么的，至于哪里缥缈了，怎么就古风了，就说不上来了，其间的诗句也说不上一句了。

虽然如张正民教授所说，历代封建王朝基于统治的需要，自古以来，就重儒轻道，重北轻南，重龙轻凤……但是仍然很难相信，如今的楚辞，竟连名校的中文系硕士都会觉得陌生，论之而语焉不详；全然不像诗经、唐诗、宋词那样，有许多经典的诗句已经普及